

七月七日长生殿

夜半无人私语时

在天愿作比翼鸟

在地愿为连理枝

张建伟历史小说

杨贵妃



张建伟 / 著
作家出版社

上卷



张建伟历史小说

杨贵妃



张建伟 / 著
作家出版社

上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杨贵妃秘史/张建伟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 6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407 - 3

I. ①杨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历史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96318 号

杨贵妃秘史

作 者: 张建伟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韩 星

文字编纂: 邓琮琮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843 千

印张: 51

插页: 4

版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407 - 3

定价: 5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部 杨家有女·····	1
第二部 寿王妃·····	189
第三部 太真妃·····	317
第四部 杨贵妃·····	491
第五部 不死的传说·····	681

第一部 杨家有女

大唐开元十七年，公元729年。

是年，唐玄宗李隆基四十五岁，日后的大唐贵妃杨玉环，她当时的名字叫杨玢儿，还是一个只有十岁的女孩儿。

这一日，三百亩大唐梨园之内，到处杏雨梨云，掩映着一座座亭台楼阁。雕梁画栋的迤逦宫外广场，丝弦悠扬，一片宫商。

大唐首创梨园，创始人正是唐玄宗，至今被视为梨园鼻祖，有香火供奉。只是唐代梨园与今日不同，它不是戏班子，而是个综合艺术部门，训练歌舞伎，编演乐舞，为地方乐坊输送音乐人才，相当于后世的音乐学院和大剧院。

广场上，被称为梨园宫妓的歌舞伎们，正在丝弦乐器的伴奏下轻歌曼舞，歌中唱道——

银烛朝天紫陌长，禁城春色晓苍苍。

千条弱柳垂青琐，百啭流莺绕建章。

剑佩声随玉辇步，衣冠身惹御炉香。

共沐恩波凤池上，朝朝染翰侍君王。

这就是雅乐，亦称燕乐，也就是所谓正统音乐，主要功能是歌功颂德。此时太乐署主管刘有态正端坐正席，一边观看一边轻叩案台，十分自得。梨园管事李龟年却站立一旁，瞅着眼前歌舞，眉头轻蹙。哦，还有一个旁观者，他叫李静忠，是个梨园杂役，正隐身在丝弦乐队后面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舞伎中的一个人。

那舞伎叫乐奴，长得十分美丽，有雍容之态，她一边舞蹈，一边注意到李静忠朝她投射过来的淫亵眼色，厌恶地尽量不去看他。

李龟年对这种乐舞十分不满，终于面对身边的刘有态道：“刘大人……”“嗯？”刘有态没有看他。“这么肉麻的诗，不知是哪位翰林的杰作？”

“哎，可不敢这么说。”刘有态这才转过脸来，“这是太常寺交代下来的，那可是请了圣谕的，要待诏翰林们都要献诗，郊庙社稷、邦国礼乐，都是用得着的。”

“天还没亮，就举着蜡烛去朝见天子，”李龟年诠释着那首马屁诗，语带讥讽，“陛下一出来，那太阳也就出来了，柳枝一下子也就绿了，鸟叫得比唱歌还好听。文武百官，身上的佩剑啊，饰物啊，沾染着香炉里散发出的香气，好像也能唱歌啦。大家如此沐浴着浩荡皇恩，所以才天天要写歌颂皇上的诗。啊，好诗，真是好诗！”

“我说龟年啊，你那张嘴，啊，就不能省点唾沫？这是正事。”刘有态仍端着架子，语气却亲切。“我的正事是按照陛下旨意，排演大曲。可到今天，我要的大曲乐器，你还没给我弄来。”李龟年所说的唐代大曲，相当于当代大型音乐歌舞。“你要排演大曲，是陛下的意思；我急着排演雅乐，同样是陛下的意思。”刘有态不慌不忙，“龟年啊，大家都为皇上办事，你别挑我的错喽。”

这时，舞伎们排演起第二首翰林诗，只听歌中唱道——

鸡声紫陌曙光寒，莺啭皇州春色阑。

金阙晓钟开万户，玉阶仙仗拥千官。

花迎剑佩星初落，柳拂旌旗露未干。

独有凤凰池上客，阳春一曲和皆难。

歌舞一起，李龟年就道：“老天爷！又来了！”刘有态却“嗯嗯”地点着头，“不错，这第二阙，比第一阙还要好。”李龟年气不打一处来，“我说刘大人，这寻常人不知好歹也就罢了，若是主管我大唐最高乐堂太乐署的人，也不知好歹，不知这官他是怎么当上的！”刘有态终于急了，“哎！怎么说话呢你？别以为你有陛下宠着，就不知天高地厚！不管怎么说，论品秩，本大人是你上司，你总要尊重些。”“是是是，上司大人。”李龟年笑了。“再说啦，此事能以好歹论之么？”刘有态犹是悻悻地摆出上司架势。“那如何论之啊？”“以是非论之！”“谁是谁非？”“当然是我是你非！”

乐声戛然而止，舞蹈也停了。刘有态忽地站起，对歌舞伎们说道：“好！甚好！大人我估摸着，就这几天，陛下就会来看你们彩排。就这么唱，就这么跳，散了吧。”说着，扬长而去。

众乐手和歌舞伎们一哄而散。李龟年却吼起来：“李静忠！跟着刘大人，去把排演大曲的乐器给我讨来！”又对着散去的乐手和歌舞伎们吼道：“喂！我说散了吗？我才是梨园主管！”

已散去的乐手和歌舞伎都站住了，抹着头上的汗，怔怔地瞅着李龟年。李龟年愣怔一下，一摆手，“好啦！散了吧！都去歇着吧。”众乐手奔跑起来，歌舞伎们也趋步而行。李龟年继续喊道：“李静忠！李静忠！”李静忠却早已没了踪影。

歌舞伎们居住在宜春北院。李静忠赶在归巢的歌舞伎前头，候在院门外，盯着他要寻觅的猎物。大门开了，歌舞伎们鱼贯而入，李静忠一伸手，拦住了乐奴。“乐奴……”

“李大人……”乐奴垂首而立。

“我找你有事。”李静忠直勾勾地瞅着她。乐奴抹一把头上的汗，却是不再理睬他。李静忠于是继续说道：“你先去更衣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乐奴没有回应，最后一个进入宜春北院。大门“嘭”地关闭了。

李静忠在大门外溜达着，等待着。

居室的门开了，舞伎们奔入时，已急促地扒扯下身上的舞蹈服装，只剩下内衣，几乎半裸，朝着大通铺上自己睡觉的位置一头倒下，一动不动，只有胸部喘息起伏着。有先来的舞伎四仰八叉占了其他人的位置，后来者只好枕在前者的胳膊大腿上，甚至用对方的胸部做了枕头。所有舞伎俱是一言不发，毫无争执。她们累坏了！很快，大通铺便横七竖八地陈列起一堆堆美丽的肉身。乐奴最后一个进入，发现床上早没了她的位置，她扒开床沿上一条女人的大腿，坐下喘气。

床榻对面的墙壁上挂着歌舞伎们的常服和便装，地上的火盆中烧着炭，乐奴扒扯下身上的舞装，起身从水缸中往脸盆里舀了瓢水，仔细地洗着脸。

宜春北院大门外的李静忠等急了，他左右瞅瞅，四周无人，便开始扒门缝，院落落里头望去，只见歌舞伎居室的门开了，乐奴一身便装，轻轻走了出来。

李静忠的眼睛离开门缝，脸上有了自得的神情，当他再扒门缝时，不禁愣住了，院落中已空无一人。李静忠的眼睛紧紧贴着门缝，双手恨不得把门扒扯开。忽然，他的手不再动了，他找到了乐奴的踪影。院落西侧的山墙下，乐奴蹬着脚下的石头，攀上山墙，她显然不是头一回攀墙出院，落地的脚下有放置好的石头，被周围的树木花草掩蔽着。

乐奴脚刚落在石头上，一双手臂抱住了她，“小心，别摔着。”李静忠关切地说道。“撒手！撒手啊你！”乐奴挣扎着。“知道吗？”李静忠将乐奴抱下石头，犹是不放手，“你，你想死我啦。”“请大人放尊重些。”乐奴猛然挣脱开来，整理一下衣装。“你知道我的意思。”“奴婢只是个宫伎。”乐奴渐渐平静下来，“不敢也不能如大人的愿。”“不是不敢，是不愿吧？”李静忠讪讪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女人一旦进了这禁苑，就都是陛下的人啦，于是心里头都存了一份妄想。”

乐奴转身就走。李静忠双手拦截。“妄想哪一天陛下看了你的歌舞，龙颜大悦，你就有了受到宠幸的机会，就能走出这鸡窝，摇身一变，变成凤凰喽。”乐奴躲避着李静忠的拦阻，寻路欲行。“可妄想终归就是个妄想！”

“我没这么想，你放我走。”

“真没办法。只要是女人，没一个没这种妄想。”李静忠定要把话说透，“当年赵丽妃跟你们一样，也是个宫伎，有模有样，歌也好，舞也好，陛下还真看上了，真的宠幸了她，还册封为妃子，生了皇子，哦，就是当朝的太子啊！可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，啊，对啦，景龙四年，当年陛下还只有二十五岁。”

“我不是赵丽妃。你，你别再拦着我！”

“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啦！如今那赵丽妃在哪呢？死啦！憋闷死啦！陛下早就宠幸另外一个妃子啦，你知道的，就是武惠妃。”

“我也不想做武惠妃。你放我走！”

“所以，与其苦苦等待君王临幸，莫如找个稳妥的靠山，宠着你，罩着你，不让别人欺负你。”

“你是说你吗？”乐奴站住了，杏眼圆睁。

“是。”李静忠直言不讳，“自从一年前你进入梨园，我就存了这个念头。乐奴，一年相思，我苦啊。”

“你妄想！”

“我是不能跟陛下比。可陛下是天上的月亮，你够不着。我呢，就在我身边，好像你手上的一张胡饼，你何时饿了，都能拿起来啃一口。”

“我不稀罕！”

“乐奴，此心此情，天可怜见。”

“你再纠缠我，我就禀告总管大人。”

李静忠不禁一愣。乐奴猛然推开他，趋步而去。李静忠猛地一跺脚，跟上去威胁道：“乐奴！你别耍性子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事！”乐奴猛然站住了，但没转身。李静忠也站住了。“我不是吓唬你，你屡屡私自出宫，若不是我罩着你，你早就死定了！”乐奴慢慢地移动脚步，继续朝前走去。“乐奴，想明白，跟着我，你才有好日子！”

乐奴已走出了树丛。

一队太监捧着花草走在禁苑的道路上。李静忠在树丛中猛然止步，隐身在树后。乐奴乘机甩开了李静忠。

黄昏时分，守卫禁门的小头目姓萧，嘴里哼哼着，在禁宫的城门口溜达，显然刚吃饱饭。他身边有两个挎刀士兵，其中一个，点着了城门两侧张挂着的灯笼，分别映出两个大大的“禁”字。

乐奴一边前后左右瞻顾着，一边朝那禁军走来。“萧大哥……”乐奴压着嗓音叫着，站住了。“呦，相好的又来了。”一个士兵调侃萧禁军。“去去

去，你们两个，找地方凉快去吧。”萧禁军笑道。“是。”俩士兵笑着，朝禁门内走去，路过乐奴身边时，用力瞅了瞅，咽口唾沫。“乐奴啊，我就知道你该来了。”萧禁军这才笑着跟乐奴打招呼。“萧大哥……”乐奴走到近前。“还是回家去吗？”萧禁军张望一下，压低声音。

“今儿不成了。”

“今晚这禁门我管着，你只要天亮前赶回来，没事。”

“萧大哥，这一年来，多亏了你。”

“别说这个，谁叫咱们是乡亲嘛。”

“今晚我不能再回去。”

“没事，这会儿全都在饭口上，正好没人。要走你就快走。”

“我身后有狗。”

“狗？哪儿呢？”

“那只狗很狡猾。萧大哥，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，怕你为我着急。我就返回梨园去，明儿再找个机会，看能不能出宫。”说着，乐奴微微颌首，转身返回禁门内。

乐奴一离开，黑暗中，斜刺刺地走过来李静忠。萧禁军吓了一跳，“妈的！还真有狗啊！”

李静忠端着架子，走到近前，“方才那个宫伎，你认得？”“呦，原来是位大人，也要出宫啊？”萧禁军瞅着李静忠的九品官服，并不怎么尿他。“你和那个宫伎，好像很熟。”“熟，当然熟。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乡里乡亲的，只要是咱家在这里当值，她时常会来跟咱家聊聊天。怎么着，大人不准啊？”

“聊天？怕是没这么简单吧？”

“咱是癞蛤蟆，不敢吃天鹅肉。”

李静忠听出他话里的嘲讽，喝道：“放肆！”萧禁军根本不怕他，“呦，还急啦！莫非大人是不长癞的金蛤蟆？”“你！”“怎么着？”“你若胆敢放宫伎出宫，我虽说管不了你，却能把你告到你家大人那里，杀你个私开宫禁，淫褻宫伎。”“哎！放什么狗屁呢你！淫褻宫伎！哈！怕是有人仗着自己是梨园的九品杂役，倒把自己当成了皇上，以为宫伎都是你家炕头上的小妾。”“放肆！”“李大人，别以为咱家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！你有个九品的品秩，咱家也不含糊。”他指着“禁门”二字，“你怕是还不懂，管着这禁门的，咱家的品秩是个‘八’。放肆？哈！怕是大人你放肆啦！”

李静忠一怔，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我不跟你在这里嚼舌头，可你若是胆敢私放宫伎出宫，你就是朝廷一品大员，也要吃不了兜着走！哼！”言罢，李静忠转身而去，淹没在黑暗中。

萧禁军朝着那片黑暗一跺脚，“呸”了一声。

长安渭河南岸的一座茅屋院落中，琵琶声骤然而起，是琵琶名曲《阳关三叠》。其声忽而深情，忽而激越，一派胡曲之风，与梨园所奏靡靡之音的清乐截然不同。熟悉古长安地理的人知道，这里离皇宫梨园只有十几里，古名迤迳，梨园内的迤迳宫便是因此而得名。这琵琶名曲正出自十岁女孩儿杨玥儿之手，只见她怀抱曲项琵琶，右手指弹、挑、滚、勾、抹、扣、拂、扫，技法娴熟。左手指揉、带、捺、绞、推、挽、绰、注，准确无误。

一个四十多岁的壮年人，面有沧桑，却遮不住其儒雅之气，在一旁轻轻走动着，聆听着。他叫杨玄珪，是杨玥儿的父亲。“好啦。”杨玄珪忽道。琵琶声戛然而止，月光下，玥儿不解地瞅着父亲。杨玄珪走到院落门口，朝门外巴望着。玥儿放下了琵琶。“爹呀，你再不夸奖我几句，我以后就不弹了。”

“真是胡说。”杨玄珪仰望着月亮说道，“你一生下来，手指刚刚能动，爹就开始教你弹琵琶。岂能前功尽弃。”

“我不要再学琵琶，我要跟我娘学跳舞。”玥儿赌气道。

“不通音韵，舞也跳不好。”杨玄珪回转到女儿身边。

玥儿款款地舞起来，竟是天竺婆罗门舞，她边舞边道：“我娘说，我天生就是跳舞的坏子。”杨玄珪的眼睛有些湿润，他更加想念妻子乐奴，妻子的舞姿幻化在他眼前女儿的身上。玥儿渐渐停住了舞步，上前抱住了父亲。“爹，我娘今天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杨玄珪深情地抚摸着女儿的头，眼望着空中的明月，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。“玥儿，爹再给你讲讲琵琶乐理。”

“爹，咱们为何要回长安吗？”玥儿摇晃着父亲。“为何这么问？”杨玄珪坐到板凳上。玥儿抚弄着桌上的一只排箫，“不来长安，娘整天都在家。到了长安，娘就只有晚上才回家，还不是天天能回。爹，玥儿想娘。咱还是走吧，咱不在长安，娘就总能在玥儿身边了。”说着，玥儿吹起了排箫，她的气力不足，排箫的音声时断时续。

杨玄珪望着女儿，眼有晶莹，“这都怨爹，都怨爹……”

一年前那个悲惨的情景，历历在目——

那时，杨玄珪一家三口还在蒲州老家。忽然有一天，大门“嘭”地被撞开，专为皇帝采花的花鸟使闯入，几个持刀使者如狼似虎，将院落里的乐奴架着就走。杨玄珪从房中冲出，被来者一脚踹翻在地，“花鸟使”头目扔下几个“开元通宝”钱，挟持着狂呼的乐奴，驰马而去。

出门玩耍的玥儿没看见此情此景，事后，爹告诉她，娘给人帮佣去了。

也就在那一年，杨玄珪领着玥儿，走出蒲州老家的宅院，来到了眼前所在的长安渭河南岸的茅屋院落。每当夜幕降临，玥儿睡着了，杨玄珪就会站在院落的大门口，吹着箫，望着梨园那边。今晚，吹箫的却是女儿……

“爹，这《阳关三叠》的第二叠，女儿只是跟着爹的箫声舞唱，可从来不懂是什么意思。”“你还小，不必懂。”“可爹每次吹奏这一叠，好像都很伤心。”“箫声呜咽，如杜鹃啼血，是它本性使然。”“爹，娘今天回来得好晚。她不会、不会不回来了吧？”“不！你娘一定会回来。”“可是，爹，我，我困了。”“那就先去睡吧。”“可我，我要等我娘。”玥儿打了一个哈欠。“先去睡，你娘回来，我叫你。”“爹要说话算话。”玥儿站起来，“不然，今晚我又见不到我娘了。”“知道。去睡吧，去吧。”玥儿朝茅屋走去。杨玄珪再次拿起排箫吹奏起来，箫声呜咽，如泣如诉。

第二天，梨园继续排演乐舞，仍是昨日的清乐之舞。李龟年蹙眉望着眼前的舞蹈。只见李静忠从远处走了过来。“李静忠！”李龟年喝道。“卑职在。”“卑职卑职！职责所在，你可曾尽责？”“请大人教诲。”“陛下要我梨园排演大曲。可陛下要的不是这等靡靡之音。陛下圣谕，要我等把胡部乐、龟兹乐融入大曲，可太乐署阳奉阴违，梨园所要的胡部、龟兹乐器，至今也没给我弄来。乐器的单子我早就给了刘大人。你去，从今天起，你就给我在太乐署守着催着，乐器不到，你就别回来啦！”“是。卑职一定抓紧催办。”“去吧！”

李静忠转身而去，经过舞蹈队伍时，瞅向队伍中的乐奴。

至少一段时间内，李龟年帮乐奴甩掉了李静忠的纠缠。乐奴垂首笑了。

鼓声喧天，一群狮子沿渭水河岸舞蹈而来，这是长安百姓的节日。在唐代，狮舞等民间艺术，被称为“杂戏”。渭河南岸的人们，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们，欢天喜地，从四面八方拥来。

杨玥儿也从自家的茅屋门前，欢天喜地地奔上前去。狮子们搔首弄姿，来到一片开阔的广场，戏班子老板指挥着，将表演的场子拾掇出来，狮子们开始滚球、滚板，上演“五方狮子舞”。

追根溯源，狮子舞正诞生在大唐时代，当年也称作“西凉伎”，即来自西凉的舞蹈之一种，狮有五色，缀毛衣，前有持红拂者逗引它们。狮头为木制，狮尾为丝制，眼睛镀有金色，牙齿染着银粉，舞容有抖身之姿与摆耳之势，与当代之舞狮，大同小异。

杨玥儿挤在人群的最前排，高兴地瞅着。

一只红狮子摇头摆尾地爬上滚板上的滚球，摇摇欲坠，引得周围观者一阵惊呼。但那红狮子稳稳地站住了，它昂首站立，狮爪“抱拳”，朝四方拱手。人们高兴地欢呼起来。忽然，那红狮子朝滚板跌落下去，众人又是一片惊呼。红狮子就势翻滚，顺势而起，前爪摘掉狮头，竟是一个英姿飒爽、如杨玥儿一般大的女孩儿！众人抚掌叫好，杨玥儿惊喜地瞅着她。

女孩儿的狮头被其他艺人接过去，接着耍起来。女孩儿手持浅盘，开始向四方“拜钱”。人们向浅盘中丢下一枚“开元通宝”，盘子递到了杨玥儿面前，玥儿慌了。“我，我没钱。”

“没钱？那你来做什么？”女孩儿盯视着杨玥儿。“没，没钱就不能看吗？”“不能看。”“可，可我看了。”“不能白看。”“那，那怎么办？”玥儿真的慌了。“有钱的，看我们。”女孩儿鬼机灵地眨着眼睛，“没钱的，让人看。”“你，你说什么？”

一只绿毛狮子舞蹈过来，女孩儿忽然伸出腿去，绿毛狮子前扑倒地。观众们哄笑起来。绿毛狮头下是个男孩，他怒气冲冲，“阿蛮，你又捣乱！”阿蛮夺过狮头，朝那男孩一脚踹去，男孩早有防备，就势一滚。

阿蛮冲着杨玥儿，“你，过来！”杨玥儿指着自己，“我？”“你没钱，就要让人看！”“我，我不会。”

阿蛮举着狮头，朝玥儿的头上罩去，玥儿躲闪不及，被罩在狮头下。“我我，我不行。”阿蛮一边舞着狮头，一边把狮头内的一个把手让玥儿抓住。“跟着我就行。”杨玥儿无奈地跟着阿蛮舞蹈起来。

很快，玥儿的舞狮手法和身体动作渐渐与阿蛮一致起来，阿蛮高兴了。“你还说你不会？”“我不会舞狮，我学过跳舞。”“你叫什么？”“杨玥儿，你呢？”“谢阿蛮。”

舞狮场外一箭之地，乐奴穿一身便装，朝自家茅屋而来，观看舞狮的人们没人注意到她，盼望已久的杨玄珪惊喜地迎了上去。

岸上的一棵大树后，李静忠闪出头来，脸上渐渐呈现出惊讶之色。

杨玄珪拥着妻子乐奴，进了院落。

李静忠忽然抱住了大树，他惊呆了，几乎要喊出声来，“老天爷！原来是他！杨玄珪！”

“乐奴！你怎么现在回来了？”杨玄珪惊喜中有些不解。“回屋去，我跟你谈。”“我去叫玥儿，她想你想得好苦。”“先别叫她，我要跟你说的话，最好别让她知道。”夫妻相拥着，进入茅舍的院落，紧闭上院门。“昨晚，我让人缠住了。”

“是谁？”杨玄珪拉着妻子的手，进到屋里。“李静忠。”“那团狗屎！早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！”“昨天，他始终纠缠我，我不能脱身。”“那今天呢？”“谢天谢地，李龟年李大人支使他去了太乐署。”

“让他缠住，总不是好事。”杨玄珪沉吟着，“看来，咱们又得逃了。”

“昨晚，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。”乐奴偎依在丈夫怀中，“可思来想去，以前没人纠缠我的时候，咱们没逃，如今被李静忠纠缠上了，若是这时候逃，就更加逃不掉。”

“玥儿渐渐大了，总有一天，她会知道，你并非出外帮佣挣钱。”

“我会打消李静忠的淫妄念头。”乐奴紧紧抱住了丈夫，“等那时，梨园内没人再注意我，咱们要脱身，总容易些。”

渭南岸的树林中，玥儿仰着头。那是一棵柿子树，深秋时分，果实累累。谢阿蛮已攀爬到树顶，摘下一个熟透的柿子。“接着！”谢阿蛮将柿子扔了下来。“哎！”杨玥儿没接住。柿子掉落在地上，摔成柿饼。“笨死了你！”谢阿蛮再摘。

“戏班子都走了，你不跟着他们吗？”杨玥儿问。

“走就走呗，我知道他们去哪。”她又扔下一个柿子，“接好啦！”这一回，玥儿接住了，仍是仰望着树上的谢阿蛮。“你，真不像个女孩子。”“胡说，我下面没长‘把’！”

玥儿的脸刷地红了。谢阿蛮给自己摘了一个柿子，猴子一般从树上溜下来。杨玥儿赶紧去扶她，“哎，别摔着。”手里的柿子落在地上。

谢阿蛮拾起落地的柿子，“看你跟我学舞狮子，好像没这么笨。还好，这回没摔坏。”她将手中干净的柿子递给杨玥儿，自己将掉落地上的柿子在衣服上擦了擦。

“既是上了树，何不多摘几个下来？”

“多了就不稀罕啦。”谢阿蛮在地面上趑摸着，“就像男人，要选就选一个最好的。”

玥儿的脸又红了，“阿蛮，你才多大呀？”谢阿蛮仍是满地趑摸，“跟你一边大。”“那你就满口男人男人的。”“咱是女人，不说男人说什么？”阿蛮忽然拾起一根芦苇管，“哈，可找到了。”“找那个做什么？”

只见谢阿蛮将芦苇管收拾成一根吸管。“这都不懂！吃柿子啊！”

“用、用这个？”杨玥儿很是惊奇。

“柿子树长在你家门口的河岸上，你吃柿子，用什么？”

“我娘会揭掉柿子的皮，用勺子舀给我吃。”

谢阿蛮沉默了，她揭掉一小块柿子上面的皮，把“吸管”插进去，随

即一屁股坐到大树下。“有爹有娘有家，真好。”

“你，没有吗？”玥儿坐到她身边。

谢阿蛮把自己的柿子往杨玥儿手里一放，随即拿过杨玥儿手里的柿子。
“你先吃。”

“你没家吗？”杨玥儿吸一口柿子，“啊，真甜。”

谢阿蛮慢慢揭着手中柿子的皮，“没爹没娘，哪会有家。”

“你好可怜。”杨玥儿把手里的柿子往谢阿蛮手里一送，“你吃。”谢阿蛮没有接。“所以要早些找个好男人。”谢阿蛮把手里柿子的洞对着自己的嘴，猛然一吸，“啊，好甜！”嘴边满是柿子泥，“我找的男人，也这么甜就好啦。”

杨玥儿见她给别人找吸管，自己却这么吃柿子，有些感动。

杨家草舍内，乐奴仍是依偎在丈夫身边，“要我说，你就别赌气了，把乐谱呈给陛下算啦。”“我宁可毁了它，也绝不交给他！”“千辛万苦，千难万险，这才把乐谱作成。你原是要呈给陛下的。”

“那是原来，不是现在！他后宫佳丽三千，还要花鸟使找什么美人！把你也抓进宫！这样一个皇帝，我不伺候啦！”

“皇帝高高在上，花鸟使做的恶事，他恐怕不知情。其实，我们这一批被花鸟使抓进宫的歌舞伎，皇帝连看都没看过一眼。”“真是万幸！”“嗯？”“不然我还会有你吗？”“又胡说！”“没人比我更了解他。他要真有一天看到了你，绝不会放过你。可我也知道，梨园乐伎三万，他一个个看，一辈子也看不完。”

“听李大人说，皇上最近着急的，就是他要做的大曲。你不是也说过，只有皇帝有能力完成这部大曲，你就把乐谱交给他。”“弄走了我的人，还想要我的曲谱！让他做梦去吧！”

“又来了你，我是可惜你下的功夫。那也是你的大曲，没你的曲谱，他完不成。可若是没有皇帝的力量，你有曲谱也排演不出大曲。”

“等咱们终能远走高飞了，我会把乐谱留给他。当务之急，是你如何能安然出宫，又不会被他们抓到。不然他一声令下，举国天罗地网，你我都逃不掉。”

忽然玥儿的声音传来，“爹，我娘回来了吗？”夫妻赶紧离身。门“嘭”地开了。“娘！”玥儿扑到乐奴的怀里，哽咽着，“娘！我想死你啦。”乐奴紧紧地搂抱着女儿，泪光闪闪。“玥儿，玥儿，娘也想你呀。”

“左龙武将军府”的匾额赫然在目。与后世不同，将军府门前不是蹲着

石狮子，而是竖列军戟，且只有三品以上的王公或官员有资格列戟。

负责宫禁职守的左龙武将军陈玄礼，论品秩，属上护军带职事三品，可在府前列戟十支，看上去，已是威仪赫赫。这时，陈玄礼得到禀报，说有个梨园杂役要见他。职守校尉禀陈，“他说他叫李静忠，有要事面见陈将军。”

“让他进来吧……”陈玄礼沉吟了一下，还是说道。堂案上，正搁着一封密封的函件，上书“密启”二字，却未开封。他盯视着那封书函，右手猛地拍在上面，让刚刚进门的李静忠吓了一跳。

“卑、卑职李、李静忠拜见陈将军。”只见李静忠穿上了他的九品官服。

“何事？”陈玄礼没有转身。“天、天大的事儿。”“那就是天子之事喽？”“是。当与陛下有关。”“你是梨园的人，自有你家上司，为何来见本将军？”“此事亦与将军有关。”“哦？”陈玄礼这才转身，盯视着李静忠。“将军当还能记得，十年前……”“十年前？”陈玄礼扬了扬眉毛。“是。十年前，梨园首席乐师杨玄珪忽然失踪，陛下龙颜大怒，曾谕命将军严加缉捕。”“是有这回事儿。”陈玄礼点点头。“如今，杨玄珪露面了。”李静忠上前一步，压低了声音。“你看到他了？”陈玄礼极为惊讶。“千难万难，卑职终于发现其隐身之地。”“他可发现了你？”“没有。卑职一见到他，立刻前来禀告将军。”“当年，杨玄珪自梨园失踪，艺苑震动，陛下大怒，也十分不解。”“卑职晓得缘由。”

“哦？”“他是携宫伎潜逃。”“什么？”“宫伎乐奴，十分美貌，与杨玄珪勾搭成奸，且已怀孕，不逃又如何？”“原来如此。”“杨玄珪通奸宫伎，犯了死罪！”“你要本将军再将十年前的逃犯缉捕归案？”

“不敢。卑职只是觉得，应该将这天大的功劳呈送给将军，所以才不惜越过本司上司，冒昧前来禀告。”陈玄礼深深盯视着李静忠，后者低眉顺眼。

“且卑职以为，当年陛下谕旨，乃直接下达给陈将军，虽时隔十年，将军仍是秉承天命，责无旁贷，尤显将军忠心。”

“哦，我有谕命，你却是没有，岂不是更加忠心？”

“卑职是人微言轻，不能面圣。然卑职懂得，陛下之事再小也是大事。且卑职能因此而获得陈将军青睐，于愿已足。”“嗯，本将军明白了。”“敢请将军即日面圣，请旨缉拿此梨园要犯。”“好啦，我知道了。你将要犯所在之处画出图来，本将军面圣之后，自会安排。”“卑职遵命。”

忠王府外，烈日当空，只见一匹快马从远处疾驰而来。王府门前，列戟十四支，是封王皇子的规制。骑马而来的是陈玄礼，他一身便装，神色

严峻。

忠王府花园内，木剑相磕，三人三剑。其中两个大人，年龄俱在二十岁左右，英姿飒爽，一个是玄宗的三皇子、忠王李亨，一个是李亨的总角之交、朝鲜籍的大唐将军之后高仙芝，手持木剑乱砍两个大人的三岁小童，是李亨之子、唐玄宗李隆基的嫡孙李豫。

李豫举剑乱砍，两个大人假装招架不迭。“哈哈，我儿子好厉害！”李亨说道。“大收真不愧是龙种，天下无敌！”高仙芝也赞道。

大收是李豫的小名，两个大人显然在哄着他玩，但大人比孩子还要欢喜。周围的侍女、太监们随着小王子的脚步，跑前跑后护持着。李亨的王妃韦氏满脸关切。“给我护持好喽，伤了我儿一根毫毛，看我饶不了你们。”

李豫并非韦氏亲子。李亨的发妻吴氏生下李豫便与世长辞，李豫一直由韦氏抚养，如同亲生。此时，李亨边抵挡着儿子的“进攻”，边道：“你担心什么嘛，我和仙芝，难道还会伤了他？”

“那可说不准，虽说是木剑，可也没长眼睛。”

老管家趋步而至，“禀王爷，陈玄礼将军来了。”“哦？”李亨一怔。李豫上前一剑砍在李亨的胳膊上。“哎……”韦妃心疼起丈夫来。只见李亨翻身倒地，举起手来，“投降！父王投降啦！”

李豫剑指父王，声音稚嫩地喝道：“匈奴已灭！”转身对太监、侍女们吩咐：“跟我得胜回朝！”

“哎哟，小爷，您可慢点呀。”太监、侍女们前呼后拥跟着走了。

高仙芝朝李亨伸出手，李亨一跃而起。“这个陈玄礼，还不知死么？”“不是大事，他不会这时候来。”高仙芝道。“非常之时，咱们恐怕不能错走半步……”李亨沉吟着。“你是忠王，你怕什么。”“小心没大错。”

陈玄礼正在忠王府书房等候，见李亨、高仙芝进来，立刻起身。“王爷，仙芝……”

“陈将军，这一向可好？”高仙芝高兴地上前，一把抓住陈玄礼的手。

“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就没什么不好。”陈玄礼道。

“坐，都坐吧。”李亨招呼着。

“忠王爷，”陈玄礼道：“玄礼原是不该此时前来打扰。”李亨瞅着这位年龄几乎比自己大一倍的将军，“陈将军全知道了？”陈玄礼拿出“密启”函件，放到李亨面前，“怕是都写在这里了。”李亨拿起书函，“你没启封？”“不必。”“王毛仲给你的？他可是你顶头上司。”“玄礼只知有国家，不知有上司。”“豪气！”高仙芝赞道，端起茶盏，“以茶代酒，仙芝敬陈将军一盏！”陈玄礼也端起茶盏，二人一饮而尽。李亨不满地瞅着二人。

“没我的份儿？哈，这还算是曾驰骋疆场，一起杀敌的战友么？”